



“少剑波”的精神恋爱法

□朱孝才

我大表哥邵建设，大姨家独儿，浓眉大眼高挑个儿，一表人才。那一阵样板戏风靡全国，也不知谁起的头把他喊作了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“少剑波”。你喊我喊大家喊，邵建设倒少有人喊了。

大表哥县中高中毕业，多才多艺，尤其写得一手漂亮字。一回乡就当了我们前卫公社不脱产的文书，成天领一帮人排节目、办板报、刷标语，公社的宣传工作也因此有声有色，名噪区里县里。大表哥自身条件好，大姨爹又是红光大队的支部书记，三代贫农根红苗正，前途真是一片光明。1970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，区里有一个名额。大家把指拇儿掰来算去，只有大表哥和邻村红卫大队支书家当赤脚医生的女儿够格，大表哥的条件又远在她之上。“那是坛子头捉乌龟的事。”我妈说。

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大表哥却栽了个跟斗。坏就坏在他那手漂亮字上。

那年，县里下拨一批日本尿素交区供销社发售，供销社主任是区委书记夫人。尿素包装袋有层衬布，质地轻盈结实，颜色有黑有蓝。这夫人慧眼识珠，试着用这衬布做了条裤子。裤子上身，衣袂凉生好不舒服。在那个还要布票粮票的年代，这不要布票的衬布一下就成了抢手货。夫人见有利可图，便给衬布定了一块钱一条的价格出售。即便如此，也只有区里大小有点权的干部可以走后门买一条几条的。大表哥瞧见这道风景，也不知是哪根筋犯了，竟在一次公社食堂打饭时，随手拿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：

“干部干部，块钱买条裤，前头是日本，后头是尿素。”

大表哥哪里知道，在阿Q面前是连月亮都不能提的。这首打油诗如花香瘴气般在前卫公社弥漫开来的时候，红卫大队支书抄了那首打油诗带着女儿去了区委书记家。大表哥到手的金饭碗就这么让自己给摔了。

大姨爹气得吐血，大表哥却嘴巴一撇：“这饭碗不是我端的，摔了就摔了吧！”

一不做二不休，大表哥干脆辞了公社文书，找远房舅爷学起了劊猪匠手艺。那些年，大表哥袖两片柳叶利刃，吹一角羊角哨浪迹乡间田野劊猪煽牛，逍遥自在风流倜傥，风采照样不输“少剑波”。偶有诗兴，拿起柳叶刀就在树上竹竿随性挥洒，无拘无束。那女

赤脚医生大学毕业当了区公所的副区长。两人在镇上偶尔能撞见一面，副区长总想闪一边，大表哥却大大方方上前，握手寒暄全无芥蒂。

转眼十来年过去，大表哥还做着劊猪匠。虽然到处留了些桃色新闻，却依然单身一个。我大姨急着抱孙子，一把鼻涕一把泪要我去劝劝大表哥。

我和大表哥约在县城一家饭馆喝酒摆白。酒酣耳热，大表哥拍我肩膀，说了个惊天大秘密：“当年在公社食堂，我是故意写的那首打油诗。谁都晓得，她老汉是一定要去打这个小报告的。谁都晓得，没了我竞争，她是肯定能上的。”

大表哥口里的“她”就是那女赤脚医生。我知道她叫依莲，大脸大眼长辫子，嘴角有颗豌豆大小的黑痣。我一下傻了眼，疑惑问：“真是这样，你吃的亏就太大了。你到底图个啥呀？”

“图啥？”大表哥半举酒杯，隔着酒杯怪怪地看着我。看得我心里发毛了，他才晒笑说，“初中那年，你大姨爹去她老汉大队开会，他带了我。我在他们大队晒谷场看见了她。她那天穿一件花格子衬衣，扎着对马尾辫，眼睛好大好大。”

我更加疑惑。大表哥却一直举着酒杯，嘴角始终带着一丝怪怪的笑。渐渐地，他的眼角润了，接着把那杯酒仰脖子喝了。

那以后，大表哥好久没和我联系。没过几年，大表哥成了镇里县上的成功人士。他开了偌大几个煤窑和一家洗煤厂，报纸电视三天两头有他的消息。突然有天他打电话要我去参加他的婚礼，给他做账房先生。

婚礼好闹热也好艳俗。我埋头记账，尽量不去凑热闹。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婚礼现场，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过来递上一个红包，嘱我写上“依莲”的名字。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抬头一望，大表哥牵了新娘的手在向那辆奥迪挥手。大表哥穿金戴银，满身赘肉，已然没了“少剑波”风采，但笑得幸福笑得灿烂。身边的新娘好年轻，大眼丰鼻，脸庞红得像深秋的苹果，一对长长的辫子乌漆发亮。辫梢上，红红的丝绦随风摇曳，火苗一样。

“爱上你，只因为那天阳光正好，我恰好回头，看见你恰好穿了一件我喜欢的白衬衫。”那个年代，那个大表哥。我信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五届全委会委员）

邻家有子

□石子

好多年没有见过陈波永了，偶然相逢，我认不出眼前的这个大小伙子，高高的，胖乎乎的，戴一副眼镜。

“波永，搞忘没有，喊欧叔叔嘛。”陈波永的爸爸说。

我有些疑惑，眼前这小子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屁孩吗？当然，这种疑惑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虽然眼前这个小伙子十六七岁，读高三了，但那模样，还是有些当年的影子。

陈波永一家曾是我的邻居，在一个家属院住了十来年。他家住五楼，我家住六楼。读小学四五年级时，他家搬走了。

当年，这个小男孩特别惹人注意。还在幼儿的时候，就特别好动，每天在家里待不住，要大人带到家属院有人的地方或者商场活动，才安宁。稍长，他活跃、调皮、嘴巴甜、脑瓜子灵光、转身快。一见到我就欧叔叔欧叔叔地叫个不停。我买水果回家，见到他，总要给他两个。他高兴地接过，一边说谢谢，一边往嘴里塞，三五下除二就消灭了。

他读小学的时候，父母一个是小学老师，一个是机关干部，都很忙，有时回家很晚，陈波永就跑到我家来，说：“欧叔叔，我饿得很。”我们就赶紧把水果之类的拿出来，帮他抵挡一阵子。

有一次，我回家的时候，看见垃圾放在门口，就问妻子。因为平常我家的垃圾都不放屋门口。妻子说，她才把垃圾丢了，怎么又有垃圾？陈波永的妈妈听见了我们说话，打开门，把陈波永叫出来，问，是不是他弄的。他大言不惭地说是他放的。他说，他把垃圾拿出门，见四周无人，为了偷懒，竟然把垃圾往楼上提，放在我家门口。你看，这个小屁孩有些鬼点子哈，谁也想不到，他会把垃圾往楼上提。

还有一次放暑假，学校要求学生搞社会实践，项目是捡垃圾、卖报纸、卖冰棍都可以。于是，陈波永就选了卖报纸。他拿了一沓报纸到处去叫卖，见到我，说：“欧叔叔，帮我买一份报纸嘛。”我说要得嘛。他就递给我一份报纸。“欧叔叔，两块钱。”我一惊，当时一份报纸只有5毛钱呀。我马上明白，这个小屁孩在敲竹杠。不过，我还是给了他2元钱。说：“波永，你敲欧叔叔哟。”他给我做了一个鬼脸，转身就跑。

陈波永一家搬走之后，就没有再见过他。几年过去，他长成了大小伙子，腼腆了许多，提起当年的往事，他非常不好意思。

（作者系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）

救猫记

□项德林

散学礼后刚结束，或许是因为那一道闪电刺穿了天穹，暴雨就像用瓢泼下来似的，平地起水三尺哗哗流。赶回家时，妻子和小儿文锐已经全身湿透。小儿文锐赶快冲完凉换好衣服，然后在阳台上闲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，也许是看外面暴雨如注，也许是幻想着如何度过一个完美的暑假。

“喵喵喵”，一阵凄厉的猫叫声传来，将小儿文锐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小儿文锐眼尖，透过密集的雨帘，发现对面小楼屋檐坡面上蜷缩着一只白色的猫。只见那猫时而抬头看看正往它身上浇的雨，用前爪挠挠湿透的脑袋，时而又用前爪小心翼翼地沿着坡面向前探，像是在寻找脱困的路。但猫终究没有战胜自己的胆怯，缩回到檐角，“喵喵喵”地叫，连叫声似乎也变得怯怯的。

小儿文锐看着被困在屋檐的猫，焦急得直跺脚，伤心地哭了起来，原本因身体抱恙而在家休养的妻子的心顿时紧了起来。妻子也是一位小动物怜悯者，家里的小狗就是她收养的流浪狗。

见小儿文锐救猫心切，眼泪巴巴的样子，妻子心一软，又一横，带着小儿文锐出门展开了救援行动。

雨量依然不减，透过撑着的伞面打在身上，刚穿在身上的干衣服没过两分钟就被淋得透湿。母子俩在雨中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救援工具，只好在小区树下找了一根长长的木棒。母子俩冒雨爬上小楼隔壁的平台，将木棒搁到对面屋檐，为猫搭了一座独木天桥。小儿文锐一边用手抹脸上的雨水，一边带着哭腔呼喊：“猫咪你过来呀，赶快过来呀，顺着木棒爬过来。”猫看到陌生人更加胆怯，紧贴着檐角蜷缩着，一身毛被淋得一绺一绺的。“你快过来呀。”小儿文锐的呼喊声在雨中一遍又一遍地响起，猫夹着尾巴紧

张地望着，以一声声“喵喵喵”的哀叫予以回应。在一遍又一遍认真的呼喊声里，猫似乎有点感应，知道对面雨中的母子俩对它没有恶意。于是，一步步试探着，走到了屋檐边上，快接近木棒了。斗大密集的雨点从天空中掉下来，从猫的眼前，从屋檐边上，重重地摔向地面，发出“叭叭叭”的响声。猫迟疑了，又胆怯了。横在两幢小楼之间的木棒像一座独木桥，下面犹如十来米高的深涧。在这样的暴风骤雨里，有着攀爬特长的猫也不敢造次，又退回到檐角蹲着。

这样僵持了十多分钟，雨渐渐小了。猫看着小儿文锐在雨中坚持呼喊，又“喵喵喵”地尝试着向前。到屋檐边，猫转身了。或许是因为雨小了的缘故，猫的这一次转身发现了自救的路径。原来，屋檐上的墙垛子不过几十厘米高，这个高度对于猫来说只能算是毛毛雨了。可能之前是因为雨太密集织起的雨帘影响了猫的视线和判断。只见猫起跑，纵身一跃，尾巴一甩，便稳稳地蹿上了墙垛子上。回身看了一眼雨中的母子俩，“喵喵喵”地叫了几声，然后消失在墙垛子另一侧。那叫声明显轻松了，或许里面还包含着感激。

虽然算不是上一次成功的救援，见猫安全地消失在墙垛子那边，小儿文锐揪着的心终于落地了，顽皮地旋转着雨伞，踢着地上的积水，迈着兴奋的步伐回到家里……

事情是妻子转述给我的，让我知道了一个七岁男孩内心深处最原初、最朴素的美好。尽管他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一些磨砺，褪去一些本色，但我依然希望这种美好维持得更长久一些，这个世界的美好因此也会更多一些。（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会员）

